

貞禮部玩齋集卷之十

墓誌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太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襲爵
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大家
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刺洪劉侯嘗請叅
謀其軍事每指諸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
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
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
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
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

重不戲父喪能哭泣躃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
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魯林之南莊且日就其
兄文振与姊婿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養因
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
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為吏適廣西檄
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中使宣詔百官跪
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
不可使者怫然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
臺臣嘉之遣酒饌慰勞部使者首舉酒酌君曰微
文大戮辱我君嘗以邊事馳曰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
可一見特稱異之未幾轉河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

犯臨桂羨寧從副元帥吉刺實思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
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
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
湖廣行中書省尋緣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紹興
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
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于強宗僧
善能以優疆壓于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
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二私鹽事覺殺
其幼子以詆官兵岷縣屠禮二妻為外家誘賣而蔽于富
人新昌夏子興思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
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恭不

華來守越首正徑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毒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解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于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執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鬢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抵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丹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堯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說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畝站戶既述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頌之

屬郡于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笑始若之承命于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感之不樂覲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于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于栢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為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于犯法所謂三甲五申嘗再擬為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分田曹氏湖田額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法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

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
揖拜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若令而君亦
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濂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後
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
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秬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
之雖幸改科而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
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于民始無愁苦嗟
嘆之声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莠常平義倉斂散之宜
舍館津梁斥候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
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織
袍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

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終
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扣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
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而葬于千山壽安寺
之東岡復祠君象于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
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
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
曰我侯復來矣矣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于道既視事
得未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
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待不可逾旬病
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
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

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
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
次靖民皆備謹善學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
魏邦凱次適湖北蕪湖司書吏許州左孟尉次適燕人孫
鎮兩淮轉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
而賓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
少暇即屏居默坐去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朱子
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
尔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
喻不施鞭朴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
至如期与同列論政不直輒縮容力争如執事已則鞠躬

和好不啻兄弟骨月然間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
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攝臺省不為不過所至公卿大臣事
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為無相知者然卒
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沉下僚以死
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与君同事及校文
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博士
危君素所撰餘姚徑界圖記翰林庶奉張君翥上海德政
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屏選輓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衆皆繄獨儼
儼也劇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往者作則
來者教也庶用弗張聞孔昭也匪晉其醕商之祫也琢石

刻文示不悖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莘亭潘叔寬間携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英為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于盜此其孤也先生辱賜之銘則世英為不死矣余御使過吳聞吳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數見其歌詩及是乃知望雲為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幼机敏姆抱侍父側聞人議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問尤喜讀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家嚴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或勸為吏曰吏治文書刻深不可為儒官則又曰有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薦隨牒至闕

南會早方兩副帥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僉憲馬本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補用君喜曰是役雖微將命往來庶可行吾志乎聞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饜猶榜吏必愜所需乃去君數往來一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吏具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凡有遣必先君汀寇林碩斷官道縣鹽場煽毒齋民君悉釋其誣誤復業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僂游鈎結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徑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為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後暨賊心請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何若曰吾行布宣天

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慰諭皆感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天錫儒生洪希文率衆上書請由為令莆田縣民董安亦以君行境無擾請如僊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由贊郡事帥府錄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案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王公復驗事既顯白久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勸君曰小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分兵守閩若實董之左丞老、鎮江東遣使起閩上兵使者露刃引弓以威脅君、曰吾受命守閩兵一轉足則閩危矣且軍中知有元帥令不知有丞檄也使者厲声曰汝不畏死耶君張髻引頸曰誠不畏頭可與兵不可與使者還白左丞嘆

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興化戶居多君比行吏前縱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漁船應命君立賞使首實得大船二百艘餘盡免放泉舊有水門議者慮為寇利遣軍督塞之商船貪于私稅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君求免君曰水門塞誠非若等利不塞寇由以入焚室廬掠婦女寶貨若等獨得安乎門塞泉果無虞胡兵成泉者以糧絕致變郡吏多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嘗善過我不汝害也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孰何君行視城見石刻某氏者問吏具服畫以石歸之民益感悅君行事寬厚大率類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兵抗海會捕有報安溪賊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為動後

五日賊突入縣解君坐不起手刃罵賊不絕口遂遇害至
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柩于
千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子一
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稱德者
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為君生也為親死安于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
成仁墓祠適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千山曾祖楫祖愨父文仲
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羨風度涉獵經史間喜神僊道士之
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

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
祭有祀三年不与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
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
民困于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為約遂無敢後者縣令
柴君詣府白事張侯碩問曰汝何以使民皆信從耶令曰
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隄吏雜署灾狀無所徵
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實部使者復聽信侯益賢之其秋
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竟辭
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聞君
名召至幕下与計事差次下上無不合奏延祐初詔遣平
章、閻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

度下盛氣臨之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孰敢欺公？愚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嘖，稱善不已。江南創行包銀法，有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為白。相府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為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為市。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督視，僉事危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為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其有力焉。先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去。會宣撫使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為治狀。訴二侯受賄不法事，下嘉興守杜侯

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力諫。今侯以論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而吾徒坐視不顧，後不幸中計，奈何？遂趨二侯，備論所以，皆感悟痛自責。相好如初。杜侯聞之，亦抵奸民罪。君平居如無能者，及聞義則奮不顧事，長婦恂，惟謹。第昌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己子。交朋友，接嫻族，御奴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失學者，則聘名師教之。故人皆彬彬，興于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周君聞之，得毋不我直乎？于是義声日起，而上下翕然稱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往而劇，忝足。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明年某月日，葬于所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淑德。子二人，瑾璵，皆績學踵行。克

世其家孫三人同生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
時君卒已廿九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璵支謁泣拜以郡人
王降狀請銘畧其文而銘之曰
聞義而勇不謀于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原田
既均博、匹夫与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与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徙
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素与群兒嬉
戲常在坐如成人既冠益勇于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辨析
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志寢食飢渴

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
家庭接賓友處鄉黨遇姻族無大小疏戚皆畏而愛之里
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亡不各當其素
間有歎于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
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聲所与無吝色君嘗謂
士不進修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萬行猶、有禮
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治園于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
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畫舫
飲酒賦詩或後歌長吟或投壺彈棊解衣岸幘諧笑終日
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
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

其君奇別矣遂愉然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
長靈次熙次雙驢女二人孫男一人曰孫以是月廿四日
辛酉葬于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
狀來請銘之曰

紫陽蒼之道久弥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商適當
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榷枿弗棟弗梁如彼倚桐
弗微弗張天賦之秀宜界之厚切嗚其祿復魂其壽子孫
說之哉穀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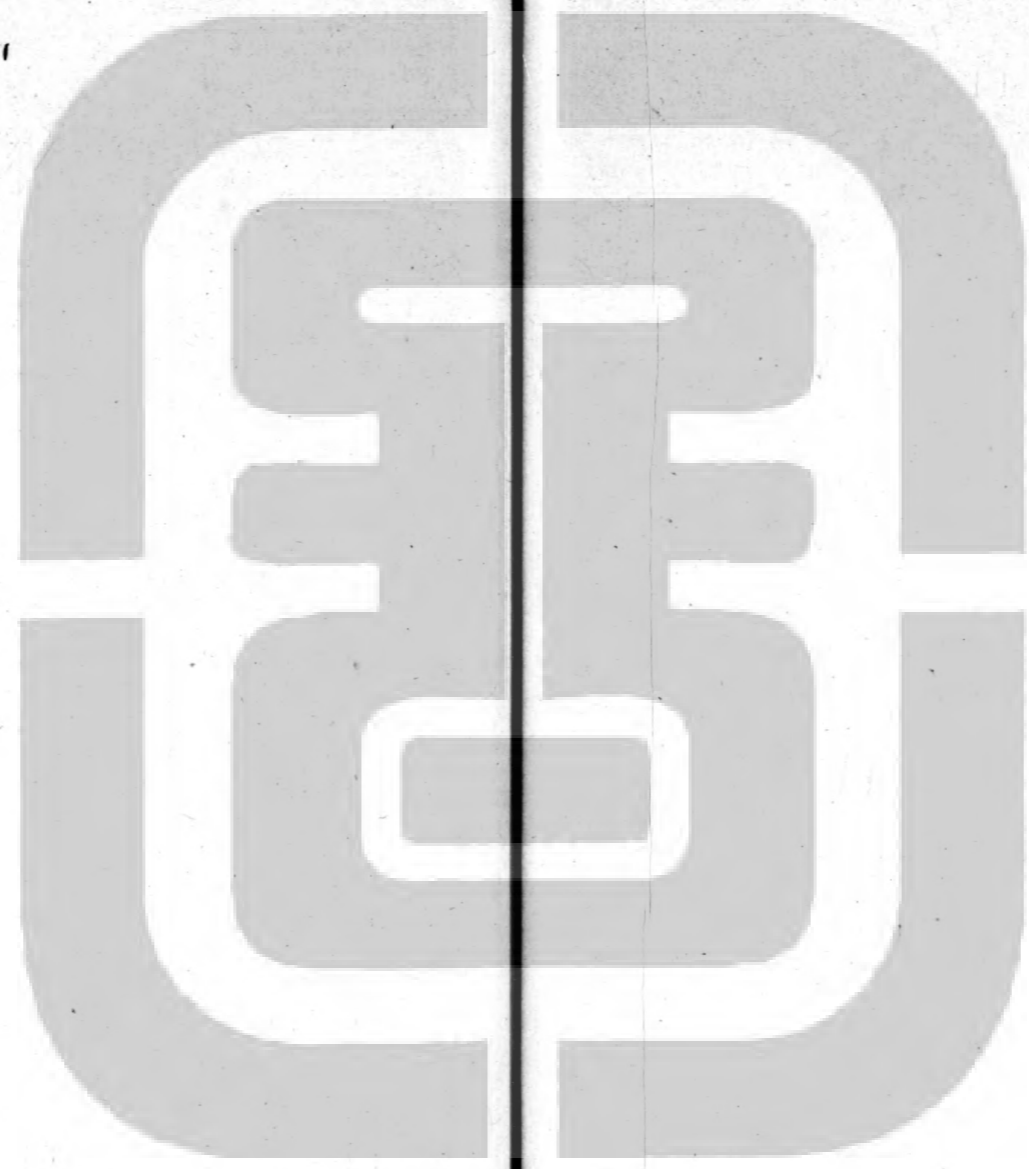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已
酉葬于備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實來

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于
菟清師恭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
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滯霜者在唐中葉自閩之
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
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
宣和中十八世孫景備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備生某
生從龍從事郎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
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于咸淳壬
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于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
教授者降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机悟善識事至
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榮從行功

居多大德成成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猷填闕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礼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素甚不樂遊辭去嘗時京師王侯鉅公多折其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欲求官者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痛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蓋于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圖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為圈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內履懇交平居于媿族鄉黨調恤惟恐後尤善于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為治

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為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間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故有喜色年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現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魯忽歹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駙虞早世次于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鋒之封氏別為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帶先生



丁卯年

三

工輒贖額不樂過斷梗浮苴即親持以歸鴨鷄羊豕之畜
非賓祭不安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雖累千金
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撤居宅處士抱神主祭器去
因輒嘆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居室顧里中累、露處于
情獨能已乎乃亟發廩以濟災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
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
燕居傍列配從尊壘爵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授
教如初遠方貧而來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
禮樹了揖讓視昔加盛焉立義庄以贖父母妻三族月給
米鈔歲給布帛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
死無斂者槨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費鉅

萬若渠堰道路宮寺与凡役于公上者亦無不力先之東
嶽祠歲久就圯間過而見之曰吾施于人或庶幾矣神其
可後乎迺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中甃露臺周繚以垣像
繪之設穆、乎其有容民吏禱穰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
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盡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啜
如始喪時兄某卒撫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厚奩
橐以嫁之居家嚴過子孫不少假顏色与人交無妄言久
而益敬晚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初為方外交又
築堂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周彛漢鼎其中
日徙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某日語家人曰
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子孫治後

事正坐儻然而逝容貌三日不變處士生之年為至元癸
巳月為丁酉日為壬子以卒之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西
集賢御集賢汪先瑩之側夫人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
文舉次文秀忠翊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
男五人順蒙益大有中孚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
適陸鑄皆仕族居貞幼既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
道狀泣拜請曰昔曾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為之銘今我
先人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孰克取而此維處共出不可操而一發于身不
斲于人晦于時不憚于施惟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泽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提刑
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興焉
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
選教授郡儒學誨生遠嘗長幕涇縣遠生四子長應同韶
州路徑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
八歲失父鞠于徑歷君既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
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于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
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
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游于公卿論
議英發聞者莫不憐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焰熏
灼不喜人忤素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顧籍

君曰大橫弗去將及于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潛卿禮
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象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
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選俾錄廣德儒學三
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
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墻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
子弟踰年以內艱去居喪悉遵來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
人贖之服除調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饒士常數十不給
則往貸諸人君曰茲大縣不啻尔乃率好義者益買田
二百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吳興察
君材畧郡幕府力辭因由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法安
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

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
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于民允
遣兵餽糧教數十萬亡敵慢期者于是府中諸史皆嘆服
潘君為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由為掾檄至而
君已病暑暴卒矣君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
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
歷死養嫂氏撫諸侄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
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
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調儻若此自謂功名可以立
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
矣雖然孝友行于家忠信施于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

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
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
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于海寧州彭坡之
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
漕閩南道出海上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
杭則猶請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孰儼其華疇比潔履斯為順施可烈圭
以璋合環以珖翼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因羈紲彭湖
渤瀆山截蔭墓門鏡珉豎魄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干山之陽邠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齋

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脩唐季為侍御
史遭亂避地永嘉始為永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趙氏父
處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二子又為松江人君生之夕母夫
人夢一道士豐儀美鬢長揖而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
乎覺而得君頷下猶有髯在君幼穎悟異常見授之書隨
口成誦年十三肄業郡庠時翰林學士張周卿方出為守
朔旦課諸生春陰詩君操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斜
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通經考史于百
家諸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蓄善藥過人疾病
雖小家亦徃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雖餽以千金終不
肯一顧三薦為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詔尚方以

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異不當流為醫
請署史庸田又不就與母同第居內外無間言既死撫其
二子皆使有成君好脩潔戴折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
步趨愉然或著紫紵袍束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
之年幾八十而肌膚猶若冰雪其所為詩歌流麗清遠意
出天巧絕類王維孟浩然所居闕小閣中列古彞鼎法書
名畫焚香靜坐終日書非佳墨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
食士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縣之脩
竹鄉居里之傍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平縣儒學
教諭先卒次穆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行次適華亭周

璵孫男二女四至正丙申秋子客華亭一見如平生歡問
握手語子曰不意離亂中得與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
明年秋子將使閩廣頽衰徑走錢唐泣拜請曰先君死將
瞑猶頽頽言銘我者非貢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
曰
珠玉雖瑀不掩乎水碧空青鸞鳳雖靈不嫌乎鷗鷺潔清
吾子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丘
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之有
功者上之朝于是江浙行者理問官丘楠進階朝列大夫

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問官梁清縣男
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
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南郡君既受命遣子使過
海上楠以福建行者都事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
里其先福州人五代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
里曾祖某祖某故不仕父慶祖承務郎漳州路總管府判
官君儀觀奇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
英夫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
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為也盡以先人田宅遺二
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給心甚憂
之君察其素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得所歸每傷幼

表其父觸事輒愴然興感因即近里社寺日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有關者出片言折之亡不懈解故鄉鄰事少不直輒相告曰吾何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于至元某日某日卒于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為至元七年九月廿三日葬于前倉嶺薦舉鄉清華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章女一人幼銘曰於淑郵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郵典羨則衍清華封坎

其官昭全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謂予于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為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從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燁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後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謙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

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亭專務拮尅貸私錢不
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
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為令禁止之課嘗最于諸場
嘗遇早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
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
為結狀排去之君居數歲帖然化服大撩蕭八反番禺君
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
備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場鹽
司丞君至則政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
師訓其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
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處心庶平

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
出門戶晚築別墅于月湖之濱未幾改武校尉温州路
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終已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
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頌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
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廩以食宗
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
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葬于鄞縣陽堂鄉官榿之
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
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于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
于管郭氏之學葬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
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

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
錄次黨次薦次勲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
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過勉
力行以求無愧于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
銘之曰
積學砥行推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懼也不愧其心職之
踐也雖青而豐亂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蠡涌
昭厥善也微詞垂休視斯琢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曹闕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郎中
劉君仁本張君啟原理問立君楠皆乞銘其先墓余既辭

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福建行省都事
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余方愧前所著文粹
粹不暇捧今已治行其暇為之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
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廉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
曰君諱應先字復古其先為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
亂始來天台三世至承務郎惟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
傳八世至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于君為曾大父
琳生世仁脩職即准東制置司幹辦公事于君為大父世
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郴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郎則
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生十四年而宣義卒母陳氏
亦相繼歿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即廬墓讀書益刻志自

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戚昏喪分財給助惟
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
此我輩不委溝壑足矣其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
未幾官行賑助法吏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
耳今法也其何辭遂鬻資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
者書數千卷爾然客至猶沽酒殺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
師以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為儒者貧庸何傷若
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而人亦未嘗不
知君也君生于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元統甲戌
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于方
山塲麓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承直郎

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偉次守仁
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
凡十一世皆葬于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扁于宋丞相
謝溪甫其井曰孝義則杜清猷公範之所題也文寶復能
以聰敏剛介贊襄藩省以有郵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
曰
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闕其幽光令德
攸備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
申君歿至其大父汝慈凡五十餘世歷可考父芝生二

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磨為古文家，無儻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為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迂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表恭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為之歛，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葬于石輦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于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而義表君之為也。宣城貢師恭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來求銘，曰：

